



荀子篇目

勸學篇

修身篇

不苟篇

榮辱篇

非相篇

非十二子篇

仲尼篇

儒效篇

王制篇

富國篇

王霸篇

君道篇

臣道篇

致仕篇

議兵篇

彊國篇



天論篇

正論篇

禮論篇

樂論篇

解蔽篇

正名篇

性惡篇

君子篇

成相篇

賦篇第

大略篇

宥坐篇

子道篇

法行篇

哀公篇

堯問篇

荀子卷第一

明 新安吳勉學校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

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

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歿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

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陰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

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蚘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

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

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

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
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
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
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
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
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
戈舂黍也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
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

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
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
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
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
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
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
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
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躑步不至不足謂善
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

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

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喩喩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

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
促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
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
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
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
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刳之
以師友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
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
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

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
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
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
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
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
爲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
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
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

詐術順墨而精雜汗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
不賤勞苦之事則偷懦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允
而不曲辟違而不慤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
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行而俯
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
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
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
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
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

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
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
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
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
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
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躡步
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
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

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佹佹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

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偷懦憚事無廉耻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

通者積焉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
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
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
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
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
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
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人乎耳出乎口鈎有須邠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

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
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
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
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
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
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
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
縛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
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

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
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
而不侵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
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
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
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
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
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
葦非懼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

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
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慤
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
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小人
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
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允而倨見閉則
怨而險喜則輕而黷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
窮則棄而僂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
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
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
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
之者非紊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
人汗而修之者非紊汗而修之之謂也去汗而
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修汗
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修而
不爲汗矣君子挈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

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焦焦受人之撻撻者哉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

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君子位尊

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
遠是何耶是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
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
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
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
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
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
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有通士者有公
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

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
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
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
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
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
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
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無常信行
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
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

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晦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也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倂五六也雖有弋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忤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

俞濁者口也參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

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將以爲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

有子 卷二
爲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
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
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
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
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
食無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悻悻
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
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悻悻然唯利之
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

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
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儵鮀
者浮陽之魚也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
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
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已反之人豈
不亦迂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
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是榮辱之大
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

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
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烝民有所
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
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
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
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
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脩法則度量
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

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慤輟錄
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
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
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誕突盜惕悍僞暴以偷生
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歿刑
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慢是
其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
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
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

信已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歿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已

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

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
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
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
之所同也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
匠可以爲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
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
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
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
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

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
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
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
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
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
讓安知廉耻隅積亦吽吽而噍鄉鄉而飽已矣
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
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
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

者則矜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嫌於
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
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
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耶以夫桀跖
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
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
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人者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則夫
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
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
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
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
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猪
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
窮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
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

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歛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汜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

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邇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鈇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群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耶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二

荀子卷第三

非相篇第五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

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歿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

重亦將志乎心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闕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鱗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歿國亡爲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

衆論議之卑爾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竒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人有二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二必窮也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瀼瀼見睍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

而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二必窮也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瀼瀼見睍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

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菽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爲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故曰欲觀聖王之跡

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而況於

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

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汗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

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備善者於是
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與時遷徙
與世偃仰緩急羸絀府然若渠堰彙括之於已
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之度已則
以繩接人則用拙度已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
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
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
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旣
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談說之術齊莊以涖之

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
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
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
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
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
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
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
不若訥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
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

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齟宇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鮒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辯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

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

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湏然雖辯小人也故勞

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

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
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
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
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
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
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
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
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
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而跂訾者也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
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
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耻不脩不耻見汙
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
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爲
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
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
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

卷三
一
慤儉然侈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瞽瞍
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鬼其冠絕其
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睨睨
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
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
事業之中則憊憊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耻
而忍譏詢是學者之鬼也第侘其冠神禪其辭
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
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偷儒憚事無廉耻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
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
惰勞而不侵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
人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
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
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
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

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俛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

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鬪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教不肖致彊而能以

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委然成文以示
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
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
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故道豈不行
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
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則百
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
爲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
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

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嗾主專任之
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
之則全一而不倍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
而不爲夸信而不處謙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
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
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
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
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
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

詩曰媚茲一人應候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噤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

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去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餒也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

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也

終

